

寂世

张大明

下

张大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家世

张大明

下

张大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六十四

三姑兄妹三人，大哥先于她成家；成家后就独立门户。这样，她便与二哥一起厮守在年老体弱的父母身边。经二兄撮合，她得与心上人荣春结为夫妻。这，她一直很感激二哥。也正因此，她与二哥的感情就要胜于大哥，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在她出嫁后的第二年，二哥如奎也成了家。没两年，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受妈妈的影响，德邻与两个舅舅走得勤的要数与二舅单如奎了。

这是一个初夏的晚上，和风习习，月光似水。德邻觉得空闲，便约荷香一道去单家村二舅家玩。三姑也凑上来说：“反正也没甚事，我和你们一起去玩玩！”

“那爸爸呢？”德邻问。

“你们尽管去，我要搓些草绳明天用。”荣春说。

他们来到单如奎家。单如奎正和单如意坐在那里聊天。德邻和荷香便对他俩都请叫了声舅舅。三姑则上前道：“这真是太巧了，如意哥也在这里！早知道这样，我们一起来吃晚饭多好啊！”“你和荣春俩忙，哪有空过来和我们一块吃晚饭哟！”单如意跟她开着玩笑说。“如意哥，你这是对我这个妹子有看法了。”三姑故作认真地说，“有看法就直说嘛，何必话里带刺呀！”

这时，如奎已起身拉过两张凳子请他们母子、婆媳坐了，又吩咐他的老婆沏茶递水。

“二哥，前些日子我们村子里召开村民大会，说要成立什么‘贫农委员会’，要进行选举。你们村也搞了没有？”三姑问如奎。

“我说你这个妹子，只顾忙那田里的活，外面的事都不知晓。”二哥如奎看着她说。

“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把家里的事做好就不错了，哪还问得上什么外面的事——德邻，你可知道吗？”

德邻和荷香正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见妈妈问他，便道：“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合成立一个‘贫农委员会’，还成立一个‘土改领导小组’，还要进行土改。”

“哟，妹子你看，这就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呀，今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问你儿子吧！”单如奎对他的妹妹说。

“儿子，你今后知道了什么新鲜的事儿一定要先告诉妈妈，不要让你妈在你舅舅面前丢丑！”三姑对儿子笑着说。

“我告诉你，妹子，不但这‘贫委会’、‘土改领导小组’成立了，而且，你这如意哥还当上了贫委会主任、土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呢！”单如奎对三姑说。

“啊呀，那敢情好，我这如意哥当官了！”三姑高兴地拍着手对坐在对面的单如意说。

“大妹子，你也别讥笑我！什么官不官的，只不过是给大伙儿做点事罢了。”单如意说。

“如意哥，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给大伙儿办事呀？”

“组长说了，首先要我们领导小组的同志把当前形势和土改的方针、政策学习好，然后才好开展工作。这些天来，我们都把时间用在学习上。大概再过两天就要召开几个村的村民大会了。”

“如意哥，那你能说说这土改究竟怎么个改法吗？”

“说实在话，原来我也不明白，通过这些天的学习，我才清楚。首先挨村逐户丈量土地，再根据各户的土地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划定成分，然后把地主和一部分富农的土地没收过来，再按各户（包括地主、富农）劳力、人口等情况进行分配——大妹子，这下我们穷人可有自己的田种了！”

“唉，如意哥！那这成分怎样划分呢？”

“中央政府有规定，在对土地仔细丈量的基础上，可采取自报公议方法，由村民大会，贫委会，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院判决执行。”

“如意哥，你看我家该划个什么成分呢？”

“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是这样规定的：贫农，一般无地或少地，而且农具也很少，要靠租种地主的地来维持生活，受人剥削。中农成分比较复杂。自己有土地，有农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不剥削人甚至还要受人剥削，这种人属于中农；自己有地，但较少，不得不再租入一些地来耕种，部分地受人剥削，这种人属于下中农；对人有剥削行为的中农，属于上（富裕）中农。地主、富农，不但有土地，有完备的农具，而且剥削人。妹子，你看你家够划什么成分？”

“我家原来有七亩水田，五十亩柴山；去年秋收后又买下了一直租种赵家的那四亩半水田，不过，新买的那四亩多田，就只收了今年的这季麦子，借的那三十五石稻子钱只还了三分之一！这难道也要算上吗？”

“要算上。”

“那多亏呀！”

“那也没有办法，谁叫荣春兄弟一心想发家的！不过，我知道，荣春兄弟一直是靠出卖自己劳力，从没有剥削人的行为。不然，划个富农或上中农是没问题的。”

果然，没过两天，贾庄土改领导小组就召开了五个村的村民大会。大会会场就设在领导小组和贫委会的办公地点门前的空场地上。主席台背靠着墙，仅摆着两张长条桌及两条长板凳。迎面墙上贴着大会会标——“土改动员大会”。那是用饱蘸墨水的毛笔在剪裁得方方正正的六块大红纸上写成的。会场两边各插着的四面彩旗迎着朝阳，在微风中轻轻的摆动。会场四周贴着口号式的标语：“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这些标语和会标上的字，写得很有功底，均出自组长贾旺才之手。

初夏，太阳早早地就从山背后露出了笑脸。七点来钟，五个村的村民们就都集中来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他们都感到很新鲜，也很激动，所以，都早早地来到了这里。这时，土改领导小组组长贾旺才及单如意等五位贫农委员会的成员从那大门里鱼贯而出，来到主席台前，依次坐下。会场里的所有人都以新奇的眼光注视着

他们。三姑正坐在靠前的位置上。她注意最多的还是她那家门的兄弟单如意。

“乡亲们，我们开会了！”单如意首先站起来，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对全场说，“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位是上级派来的土改领导小组组长贾旺才同志。”贾旺才立即站了起来。这时，所有人眼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但见他：圆圆的脸，比较白净，个子高大，上身穿着一件白本布衬衫，衬衫的下半截被系进了那件灰色的西裤里，衬衫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黑色的自来水笔。他深深地向会场的人鞠了一躬。这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待贾旺才重新坐下后，单如意接着说：“经过前些日子各村民主推举，之后又经乡政府及乡贫农委员会批准，我们这五个村的贫农委员会成立了。它的名字就叫‘贾庄贫农委员会’！”这时，会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停息后，他接着说道：“贫委会同志也是土改领导小组的成员。”然后，他一一介绍了贫委会成员。每当他介绍一位时，会场就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姑坐在下面睁大眼睛看着，竖起耳朵听着，心想，还真看不出来，我这个家门兄弟还蛮会说话的嘛！

这时，单如意将嗓门提得更高：“乡亲们，现在请土改领导小组组长贾旺才同志讲话！”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乡亲们，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没有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正向南，向全国猛进！要不了多久，全中国的人民就要被彻底的解放了！千千万万穷人翻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的话顿时激起了全场人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接着说：“在江北，在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早已开展，广大贫苦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了土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进行土改动员，希望乡亲们积极响应，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更是要踊跃参加……”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很激动人心。他在详细地讲述了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及要求后，说：“为了保证土改的顺利实行，在土改期间，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改法令的罪犯，必须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

大会大约开到九点多钟结束。回到家里，三姑对荣春说：“早知这

样，我们那四亩半田就不买了。买过来只收了一季麦子，借的债刚还了三分之一，这里就土改了！”荣春也颇带悔意地说：“人无前后眼，要早知这样，送给我，我也不要呀！”

“爸爸，以我说这也无所谓。”德邻一旁劝慰道，“按那天晚上在二舅舅家听如意舅舅说的政策，我们也不就是划个中农成分嘛！”

“划了中农，那土地要不要让出来呢？”荣春反问道。

“如果按如意舅舅说的，我看不会让出来的；即使要让出来，也不会多的。”

“唉，就看政策究竟如何了吧！”

六十五

土改动员大会以后，领导小组的成员开始分头到各个村开展工作。开头几天情况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可是，几天下来，情况起了变化，群众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尤其是梅山庄。土改领导小组每天都要召开一次碰头会。这天，梅福禾同志在碰头会上汇报他那个庄子的情况时说：“这几天，庄子里都在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哟！’”夏斗银等几位同志也说，他们那里也都有这种说法。副组长单如意同志说：“当前群众情绪低落，我看跟这种说法很有关系。”

“看来，这里面有问题。”组长贾旺才说，“明天，我去乡政府汇报这一情况，回来后再作打算。”

其实，单如意的判断是对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哟！”这确是人为的一股风。这股风的风源就来自于保长梅福海家。

尚在淮海战役刚拉开战幕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做撤退台湾的部署。这时，区长张怀璧对梅福海说：“看来民国气数将尽，共产党要坐天下了。共产党来了，就没有你我的好果子吃了，不如趁早一起去台湾吧！”梅福海却怎么也舍不得他的那些田产，同时，还抱着“国民党未必

败”的想法，执意不去。“你不听劝，”张怀璧说，“必将后悔不及！”果然，淮海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完胜国民党军的惨败而告结束。此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行渡江作战，南京解放，土改开始。这时，梅福海日夜不宁，坐立不安。到了土改动员大会召开后，他更是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但他又十分地不甘心。于是不仅他自己，而且还指使人四下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哟”的风。此风一起，一些中小地主、富农们跟着推波助澜。像梅福海这样的人，他也不仔细想想，这岂不是螳臂挡车，自寻死路吗？

组长贾旺才从乡政府回来后，马上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他说：“乡政府领导同志说，像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这并不奇怪，也是必然反应，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他端起茶碗喝了口水，继续说：“乡政府领导同志还说，为了配合土改顺利进行，区法院将采取巡回审判方法，到各土改点进行巡回审判，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组长，根据上级的这一精神，我们应该狠狠地惩办这种煽阴风点鬼火的人！”单如意说。

“是的。下一步我们要组织骨干队伍，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那些过去欺压百姓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地主、恶霸分子，揭露那些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

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反复宣传，群众终于逐渐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同时，也使领导小组掌握了梅福海的具体罪行，认准他就是煽阴风点鬼火的主使人。领导小组决定发动群众集中火力狠揭狠批他的罪行，也给那些中小地主、富农们以震慑。

斗争梅福海的大会还是设在领导小组和贫委会的办公地点门前的空场地上。会场的迎面墙上贴着用十一块黄色的方块纸写成的会标“斗争恶霸地主梅福海大会”。由于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上台揭露他罪行的人十分踊跃。在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面前，他哑口无言，狼狈不堪，不得不老实低头认罪。根据他的罪行事实，三天后，区人民法院来到贾庄土改点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恶霸地主梅福海死刑，立即

执行。

那些小地主、富农们见处决了梅福海，一个个就像乌龟一样赶紧把头缩了进去。有些胆小一点的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群众重新被发动起来了，土改开始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作为贾庄土改领导小组组长贾旺才的心情自然也好起来了。这天晚饭后，他从单如意家出来回贾庄，那轮明亮的月亮正好从东边的山背后羞羞答答地露出脸来。四野里弥漫着轻轻的纱一样的雾气。水塘里、稻田里，蛙声一片。他触景生情，便随口吟道：“清光似水水似情，蛙声阵阵乱我心。人生怎耐寂寞夜，孤灯孑影对月吟。”他自觉得意，吟一遍，又吟一遍，一不留神，人从那田埂上滑入稻田里。好在田里的泥水不深，而且，他穿的又是一双部队发给的解放鞋，所以不曾让泥陷住了鞋。他爬上田埂，将两个湿裤脚卷起，倒掉两只鞋里的泥水后再穿上。他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

单家村离贾庄也就两三里地，用不了多大时辰，他就到了他的住处。他像往常一样推门进去——每晚，这大厅的门是不闭的，由他进来后自闭。不知怎的，今日作怪，这门却闭着。他未免有些纳闷且气恼，于是举手敲门。他刚敲了两下，正要敲第三下时，门开了。借着照进大厅里的月光，他看得清楚，为他开门的是一位极艳丽的女人：她的脸蛋儿近似椭圆，个儿不太高，但作为一个女人也不算矮，加上那颗优美的头颅，刚好与他比肩。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短袖斜襟白洋布小褂，下身穿的是一条只齐小腿肚的蓝洋布裤。一看便知，这套夏装出自一个像样的裁缝之手，不然绝不能这样的得体，这样地让她充分显示出动人的线条美来！美的东西总能让人愉悦、心情舒畅，更何况是如此艳丽的女人！这女人，就是贾福全的老婆，她名字叫杨春花。她原是一个富户人家的独女，自幼就被双亲捧为掌上明珠。因讲门当户对，且其父与贾福全父亲又是世交，这样，她就嫁给了贾福全。嫁给他这样一个身材虽不算侏儒却也一般的人，她总感不那么称心如意。当贾旺才看到站在眼前的是如此艳丽的女人时，也不再像敲门时那样烦闷与气恼了。

“对不起，组长！今晚我男人不在家，你又没有回来，我一个人有些怕，所以这才把门闭上了。不过，我一直坐在这大厅里等着为你开门

的。”杨春花委婉地解释说。

“哦！”他只这样地应了一声，就进了大厅，接着转身进了自己的那间厢房，划根火柴，点亮了桌子上的玻璃罩煤油灯。他刚将湿鞋脱下，杨春花就提着两个热水瓶推门进来：“贾组长，你的裤和鞋湿了，我给你拿来了两瓶热水，你先用吧！”说着，便放下水瓶，顺手带上门出去了。他愣了片刻，心想：“这女人心还蛮细的，我没说滑入稻田里去弄湿了鞋裤，她竟看出来了。”他不由得笑了笑，便脱去湿裤和上衣，用那两瓶开水掺和着凉水擦洗了身子后，再洗脚。他估计杨春花要来拿热水瓶，所以，洗好脚后便将换了的干净衣服穿好。果然，她来了。

“洗好了吧？”她一进门就问道。贾旺才抬起头仔细地打量她，只见她：头发乌黑而浓密，绾在后脑。两道淡淡的眉毛下面一对眸子清澈而明亮；鼻子适中，有点像一个不大不小的蒜头；圆润的两肩上是一个不长不短的粉妆玉琢般的颈项。他将打量的目光继续下移：两条丰腴雪白的臂膀自然地垂着，诱得人恨不能马上去抚摩它一下才是！最让人不能自己的是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贾旺才凭着他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她根本就没有穿文胸。她说话时的那种柔和的声音让人听着真舒服。贾旺才被眼前这个女人的美貌给惊呆了。他暗自叹道：“这江南女子的韵味与江北的确实不一样！”他两眼发直，思维迟钝，半晌不曾开言。女人见了，莞尔一笑：“贾组长劳累一整天，歇着吧！换下的这条裤子我拿去洗一洗，明天给你送过来。”她说，便伸手去拿。“不！”他抓住她的手说。这时，他方感觉到，那是一只柔腻的手。不触它则已，一触，立即感到似有一股电流迅速地从那里传递过来。她也一样。她没有立即把手缩回去，而是很坦然地伸在那里任其握着。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试图将它缩回去，可是，他没有松开。

“贾组长，你不觉这月亮太好了吗？”杨春花若无其事地侧过脸去，望着窗外天空中的月亮，笑着说。

“是呀，多好的月亮啊！”贾旺才也仰起头，看着那月亮说。

“既如此，那你还点着灯作什么？”

贾旺才这才恍然大悟，立即伸长了脖子将灯吹熄。清冷的月光从那扇窗户外和半掩着的门缝里射进来，泻在地上，尤似深秋清晨地上的

白霜。于是，他便脱口吟道：“‘清光似水水似情……’”他刚吟上一句，杨春花就插言道：“好诗句！是谁的？”原来这杨春花也曾入私塾读过三四年书，肚里颇有点文墨。这要比她的丈夫强得多。贾福全不过识得几个字，会写个人名而已。这也是她蔑视他的地方。她听贾旺才吟诗，而且也听得懂，故而兴奋地问起来。

“你也喜欢诗？”他问道。

“喜欢谈不上，不过多少能听得懂而已。”她说。

“那你说说这一句的意思。”

“这句大意是，明亮的月光就像柔和的水一样；而人的柔情又多么地像这水呀！对吧？”

听她这一解释，一股爱意不觉涌上心头。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那上面有两个人，你知道吗？”她把话题一转，望着明月说。

“不知道。”其实他知道。

“凭组长这么高的文化竟不知道？”

“那你说给我听听。”

“一个吴刚，一个嫦娥。”

“不对。”

“不对？那你说是谁？”

“这，明天晚上告诉你吧！”

“不，我就要你现在告诉我！”她仰起脸望着他，带着点儿撒娇的口吻说。于是，他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轻轻地点了一下她那漂亮的鼻子，凑近她的耳朵说：“我和你。”说完，顺势将她搂入怀中，而她则乘势将整个身子更贴紧了他。这时，两人的嘴唇拼命地吻在了一起。她将小口张开，让他的舌头像蛇一样地钻入进去，而她则使足了力气去吮它。这时，他连解带扯地将她上身的短白洋布小褂脱去。月光下，她的白敷敷的胸脯立刻惊现在他的面前：一对乳房恰似两个雪白的馒头耸着，粉红的乳晕在月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迷人。这两乳虽经她男人无数次地抚弄而变得硕大，但终不失少女的特色。他从背后拥抱着她，用两只大手捧定她的双乳，轻抚慢弄。杨春花本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经他这一抚弄，浑身酥软，几乎瘫了。

“你——”他似问非问。

“我难受！”

他二话没说，迅速地退去她的那件只齐小腿肚的蓝洋布裤，将她抱起，把她平放到床上，自己旋即跟上去……

这一夜，两人如胶似漆，颠鸾倒凤，干了一起又一起，直至月挂西天，东方欲晓，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离开。

六十六

荷香不但模样漂亮，而且体魄健壮，很能吃苦耐劳。村子里凡上了年纪的人无一不说她太像当年的张秦氏了。她嫁给德邻后不久就怀孕了，但这丝毫也没有使她的体能下降。有些女人怀孕后不是有这样反应就是有那样反应，而她则若无其事，照旧下田干活，照旧上山割柴，照旧每天一大早最先一个起来做早饭，让婆婆多睡一会儿（她未嫁过来以前，每天的早饭都是三姑起来做）。她为这个家增添了有生力量。荣春为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儿媳妇而得意。那时，他心下想的是，这样一来，要不了太久，定能赶上那些小富农了。

随着解放军打过长江，农村土改的开始，他的富农梦也作不成了。他整天想的是自家的那十几亩水田，那几十亩柴山，还有那驴和牛能不能保得住。他尤其懊悔的是不该急于买那四亩半水田。

“爸爸，你也不必多虑了。”德邻说，“我听如意舅舅说，共产党是为穷苦人办事的，但对那些有钱人也是给出路的。我们虽不算多穷的人，但也不是富人，用不着担心的。”

“话是这样说，但共产党的政策到底如何？尚不知道，也只能等着瞧吧！”荣春对儿子说，“还有一桩事……”

“什么事，爸爸？”德邻未等他说完就问。

“几天前，保长地主梅福海被枪毙了，我就在想，那赵府的赵思贤不知道怎样了？”

“赵府，哪个赵府？”

“还有哪个赵府，不就是赵庄的那个赵府嘛！”

“爸爸问他干嘛？”

“梅福海被枪毙，那不仅是因为他平时为人不善，称霸一方，更是因为他有人命案。可那赵贵仁父子跟他就不一样，是不应该被枪毙的。”

“爸爸，赵贵仁又是谁呀？”

“他是赵思贤的父亲。赵家父子虽然是大地主，但却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人。当初，你爷爷死了，我才三岁，你姑妈才五岁，赵贵仁行方便，让你奶奶带着我进他府里做事，以此养家糊口。这也是他对我们的好处！”

“还有这样的事情？那我明天就去赵庄打听打听，看政府是如何对待他的。”这德邻和他的爸爸一样，也是一个重情讲义的人。他听爸爸这么一说，不免有所感动，这才说要去赵府一趟看看。

“不，还是我去。”荣春知道这个时候去赵府打听情况是很不利的事。但是，对于他这个把情义看得很重的人，说什么也要去赵府一趟。不过，他是决不会让儿子去的，他宁愿自己来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也不愿让儿子招来麻烦。

第二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他就到了赵庄。庄前那块十亩见方的大池塘里生长着的已不是春天里稀稀疏疏的幼嫩的荷，而是夏季里正盛开着的莲花，把整个村庄装扮得更加优美。他来到他熟悉的赵府大门前，当他叫门的时候，为他开门的早已不是原先的那位老人，而是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年轻人问他找谁。荣春说找赵思贤。那年轻人上下打量了一番他后，把手朝东一指，说：“他们都住到东头去了。”荣春知道，那东头的一溜房子有十多间，还有两间伙房，过去，长短工们吃住就在这里。这会儿，十多间房子几乎都空荡荡的。当他走到快到那两间伙房时，见赵思贤和他的夫人从那屋子里走出来。今天荣春眼里的赵思贤与以往来赵府时见到的全然不一样：

他的身躯依然高挺，可那衣着则与往日迥然不同。往日穿戴不锦即缎，而今日却是粗布一身。今天，他头上戴的是一顶半旧不新的草帽，脚上穿的是一双老粗布鞋，手中拿着一把大锹，面部的肉虽然看不

出减少，但明显的比过去黑了。他的夫人也是一样，一身粗布衣裳；头上也戴着一顶半新的草帽，昔日那种贵夫人的派头已荡然无存，脚上也是穿着一双老粗布鞋，所幸的是，她从小没像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裹足。

赵思贤见是荣春，便站住了，待他到了跟前，问道：“是荣春呀！你怎么到这里来啦？”荣春说：“是特地来看你的。”赵思贤一听，那眼泪顿时就在眶内打转转。他叫夫人赶紧回伙房烧水沏茶，而他则和荣春一起进了那间屋子。

“前头那个膀子上带着红袖章看门的年轻人是谁？他告诉我，说你们住到这头来了。我想，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落座后，荣春问道。

“那带红袖章的年轻人是土改领导小组安排来看护我那府宅的——哦，现在已不是我的府宅了。”赵思贤告诉他。

“不是你的了？这又从何说起？”荣春听着，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赵思贤将其父临终前交代给他的话始终铭记在心，平时行事，处处谨慎。又由于他从小就受其父赵贵仁及郝璟璋这些人的影响，乐善好施，不做那种为富不仁的事，所以，他虽富，但不为乡里所恨。他是一个识时务且开明的人。这里土改才开始，那里他就到政府主动提出将全部家产（连同金银首饰等黄货）都交给政府，自己只留一点够用度的田地及几间屋子就行了，并主动从府里搬出，住到这东头来。他指着这屋子对荣春说：“这间是我老夫妻俩住的。自这间左右的各两间，分别是我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们住的。那两间伙房本来我也要一起交给政府的，可政府说，‘你家也有好些口人，总要有个做饭的地方。那两间伙房你就留着吧！’”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这政府还蛮有人情味的！”

“斗争大会那天，我也要求到台子上去接受人们的斗争，可土改领导小组组长说，‘今天暂不斗争你。’邻村那个姓汪的地主不但给斗了，还给枪毙了。”

“据说，他家的财产远不及你的，怎么反而——”

“你不知道，那人一贯横行乡里，而且家中还有枪——唉，这共产党做事，还真不含糊！”

斗争大会为何就不把赵思贤弄上去斗争呢？这里有原因的。早在开斗争大会之前，贫委会和土改领导小组就在群众中作了充分了解，知道自他父亲赵贵仁到他无甚劣迹恶行，而且，他又主动交出所有财产，积极配合、支持土改，故而暂不斗争他。当他看到那些已被处分，已被枪决的人，再反观自己时，他便对共产党办事不仅赞叹，而且心悦诚服。

荣春听后，亦赞叹不已，并且说：“我们那里也开了斗争大会，也枪毙了一个保长地主。于是，我一直惦记着你，不放心，这才特地来看看的。”

对荣春的此举，赵思贤十分感动，说：“唉，像你这样的人真不可多遇呀！我先父在日，就曾一再称赞过你的父亲和你。”

“我记得府上管家叫——”

“叫陈合义，去年腊月里死了。他死后不久，我正考虑着重新请个管家，不想解放了，这样一来，也就用不着了。”

“这下田干活是很累的，你干得来吗？”

“这比挨斗、枪毙也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磨炼磨炼恐怕也就会好的，再说，我这副腰板还行。不管怎么说，像我这样的人，从今往后，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是。”

荣春见赵思贤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安然无恙，心也就安了，于是，他便起身告辞。可赵思贤说什么也不放他走：“你今天怎么也要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再去！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你，就请你尝一尝我和我夫人亲手种的小菜秧。”于是荣春欣然接受，吃了饭才回去。

他回到家后，就把这些都跟三姑说了。三姑听后也很高兴，并且说：“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怎么不见德邻呀？”他问道。

“爸爸，他让二舅舅叫过去了。”荷香告诉他说。

“他二舅舅叫他去，有什么事吗？”

“二舅舅没有说。”

其实，并不是他二舅舅单如奎有事找他，而是贫委员会主任单如意找他。找他何事？原来，土改很快将要进入到登记各家田地产阶段，土改领导小组里能写会算的人仅组长贾旺才一人，而他又要将主要精力用

于指导五个村的面上工作上，因此，急需要找一名信得过的有些文化的人。这时，单如意自然就想到了德邻。他是单如奎的外甥，应该是值得信任的。说实在的，当下像德邻这样既有一些文化，又会打算盘、能写会算的人，这方圆几个村庄还真没有。于是，单如意与组长贾旺才商量并请示上级土改领导小组后，决定将有关的登记造册一类的文字工作让德邻来做。在单如奎家里，单如意跟德邻说了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感到很意外，一时也不知如何作答才是。单如奎便对他开口道：“你这孩子，这是你如意舅舅和领导小组对你的信任，你还有什么迟疑的？”“舅舅，”德邻说，“我不是为别的迟疑，我是怕做不好这件事，那样，反而会给如意舅舅丢脸。”

单如意看着他，笑了笑，说：“没关系，我看得出来，你一定能行的，只是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而且，你家里的活就要少做了。”

德邻诚恳地说：“如意舅舅，吃苦我不在乎，家里的事，我让荷香多担当些就是了，只是千万不能给您丢脸。”

“那就好好地干吧！”

单如奎要留他俩吃中午饭，可他俩一个说家就本村，不必客气；一个说恐家里人等候得急；就这样，单如意和德邻两人都各自回去了。其实，德邻并非怕家里人等得急，而是急于要将单如意对他讲的事告诉爸爸、妈妈及荷香。他急匆匆地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小路两旁田里的稻禾正抽着穗。那抽出的穗儿在风中轻轻地摇晃着，散发着阵阵清香。那清香直沁入他的心脾，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久渴时饮着一杯甘泉一样快活。他弯下腰，折取一个穗儿，凑近鼻子闻一闻，再用手将它掰开，取出一粒放进口里轻轻一嗑，顿时一股甜甜的浆汁冒了出来，沾到了舌尖上，他的口中马上产生了一种甜甜的清凉的感觉。他像一个快活的孩子，走着，蹦着，到了家。

“你今天怎么像个孩子似的，蹦蹦跳跳的？”荷香好奇地问他。

“爸爸回来了吗？”他反问道。

“我回来了。”爸爸从里屋走出来，说。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吃饭呢！”三姑一边给大家盛饭一边对他说。

大家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单如意和他讲的事。“这是好事呀！”荷香

听了后高兴地对他说，“不过，你要好好地干哟！”“那是当然啰！”他说，“不过这家里的活计我可能就要难得顾上了。”“这你不用操心。”荷香对他说，“我多做些就是了。”她又对公公和婆婆说：“爸爸，你照旧进城卖柴；妈妈，你还是以家务事为主，田里的活我来做。”

“忙时，我们大家一齐来做！”荣春说。

家庭会就这样开好了。

六十七

土改领导小组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了，他们在各村各户自报土地等资产的基础上，对有土地的农户逐地进行土地丈量。为了加快进度，他们分头开展工作：单如意带领张荣乾、梅福禾及德邻负责梅山庄、单家村、张家村的土地丈量工作；贾旺才带领夏斗银、贾春茂负责夏家村、贾庄的土地丈量工作。他们白天忙碌于田间地头，晚上回到各自家中抓紧时间吃完晚饭后赶往贾庄办公地点进行情况汇总，同时，明确第二天工作。这样，德邻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每天都要到深夜方回家去。尽管如此，他非但不觉得累，而且却越干越起劲。他见贾组长一副劳累的样子，便主动地帮着他做些登记造册工作。对此，贾旺才从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说实在的，贾旺才真的很累。他白天不但要指导五个村的土改工作，而且还要兼做夏家村、贾庄的土地丈量、登记、造册等工作。夜间，那杨春花定是要来和他干那事的。自从那一个月夜两人尽情地风流过以后，他俩恨不能形影不离方称心如意。然而，贾旺才毕竟是土改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不得不顾忌着。但一到了夜间领导小组的同志们离去后，他就巴望着她的到来。而杨春花，她自那夜以后，怎么也丢不开他。白天，明知他不在屋里，却也要不时地去那间厢房门口转一转。她的举动，让贾福全觉得很反常。他纳闷：她怎么啦，整天就像丢了魂魄似的？几天下来后，他越发感觉不对劲。往日每逢上床，她总是主动地踮他，要他干那事。而现在，一反常态，非但不踮他了，而且，对